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三维透视

阮 博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摘 要:“何谓公正”、“公正何为”和“公正何以可能”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三个基本维度。关于“何谓公正”,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正是一种社会意识,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公正的根本评判标准是生产方式;公正是一种价值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关于“公正何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正既是保证每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客观需要,又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公正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既着眼于理想的终极的层面,即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实现公正,又立足于现实的操作的层面,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以及道德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何谓公正;公正何为;公正何以可能

中图分类号:A5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647(2012)04—0025—04

“何谓公正”、“公正何为”和“公正何以可能”是公正观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任何探究公正的理论、学说和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必然要解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也正是在“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中,建构了自己的基本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质,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也与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划清了界限。

一

关于“何谓公正”,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公正是一种社会意识,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正是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特定社会存在状况的观念反应,它产生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人类运用思维能力对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不存在生来就有的和永恒不变的公正原则。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针对资产阶级法学家们所宣扬的永恒公平观就鲜明地指出:“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

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1]公正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由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他们往往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运用自己的公正观念去衡量、取舍和限定现存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公正只能是带有“阶级性的公正”,“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也就是说,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宣称自己所统治的社会是公正的,并极力为之辩护;而任何试图想成为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级都会激烈抨击现存社会的不公正,并精彩勾勒未来社会的公正图景。

第二,公正的根本评判标准是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主张公正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公正是相对的、随意的和不可评判的,而是

【收稿日期】2012-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8AKS003)的阶段性成果;上海市教委项目(2011-B-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阮 博(1988-),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

要说明公正的评判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阶级利益等这些主观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正的根本评判标准是生产方式。“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3]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表达得特别清楚:“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是当时唯一“公平”的分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将生产方式作为评判公正的根本标准,是因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根本尺度,还是人的解放程度和自由状态的根本标志。

第三,公正是一种价值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正是人类的一种价值理想,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公正的反叛和抵抗,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和憧憬。公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目标,指引着人们的努力方向,并给人们以精神动力。在前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不公正的根源——私有制的存在,所以各种努力只能部分地实现公正,人们依然处于各种不公正的包围和封堵中。“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完全实现公正,是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7]。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具备了这些完全实现公正的基本条件。

关于“公正何为”,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着眼于两个层面:

第一,人的层面,即公正是保证每个人自由平等的客观需要。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回答“为什么要公正”的着眼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既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又真实地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马克思就认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还进一步强调,“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9]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反对别人的自由”的情况发生时,就需要公正“出场”了。公正正是为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保持一个合适的限度而不至于变成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放荡无羁。这是自由的真谛,也是公正的使命,即确保实现“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平等理念做出了这样的诠释:“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1]但在现实社会中,常常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现象,如特权、不正当竞争和潜规则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正正是打碎种种架在人民脖子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的武器,从而使人们之间的平等能得以真正实现。所以,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公平公正对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之重要价值,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2]此处的“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即是人们平等权利的体现和昭示。

第二,社会层面,即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必然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且互为本质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人们生活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难免发生矛盾、争斗和冲突。公正正是为化解矛盾、制止争斗和缓和冲突提供了方向、依据和工具。可以想象,公正缺失的社会,社会矛盾必然尖锐,社会争斗必然严重,社会冲突必然剧烈,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社会发展和进步将受到严重阻滞。公正正是社会和谐有序的保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3]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实现要求和衡量标准来看待。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14]。2007年2月,温家宝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15]这些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公正具有的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之价值的最新诠释。

三

关于“公正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立足于两个维度:

第一,理想的终极的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各种奴役、压迫、剥削、物化、异化等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最终根源。只要私有制存

在一天,各种不公正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就有滋生土壤、发育环境和活动空间,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公正的真正实现诉诸于私有制的彻底消灭。换言之,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公正的根本途径和终极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最显著的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区别于和超越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最明显的标志。诚如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中指出的:“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16]

第二,现实的操作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公正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上,既有宏图大志,又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一方面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主张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将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公正理想奠基在现阶段对实现局部公正所做的各种努力之中,提出了一系列在现阶段关于“公正何以可能”的原则措施。

其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公正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反映社会发展程度、水平和状态的外在标志,也是公正实现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这样的社会显然是与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公正的实现也只能是有限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公正才能真正实现。所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8]。温家宝也撰文指出,“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19]在当代中国,“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20]解决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公正问题也要靠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是实现公正的保障。马克思主义在突出生产力在实现公正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制度和法律对于公正的保障作用。邓小平在反对特权等不公正现象时就突出地强调制度和法律的作用:“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1]他认为制度和法律是实现公正的保障手段,“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22]胡锦涛也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23]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具体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六项制度,即

“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其三,加强道德建设是实现公正的支撑。恩格斯早就对道德对实现公正之价值作了精辟论述:“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24]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一方面具有思想引领力,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公正观,激发人们对于公正的情感和信念;另一方面又具有精神强制力,即道德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规约人们的行为,对各种公正的现象进行褒扬,对各种不公正的现象进行针砭。可见,加强道德建设也是实现公正的重要举措。我国现阶段强调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等,正是对道德对实现社会公正所具有的价值支撑作用的肯定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2][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212,435,302,411.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9.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82.
- [6][9][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167,431.
- [7][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86.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7.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
- [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12,706.
- [14][15][19][20][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57,907,906,708,657.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
- [21][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
-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09.

责任编辑:邹亮春